

三代人与一张报纸:

## 油墨书香里的坚守与传承

曹幸金/文 杜恩亮/图

2024年的一天,昭通市融媒体中心迎丰路办公区不少采编人员心里空落落的:往日一早便整齐放在各办公室、张贴在公示栏上的当日报纸,不再有专人派送,取报要自行前往值班室。少了每日推门便能见报的日常,众人这才恍然,这份日复一日的便利,都来自一位默默奔走的老人——冯贤书。

鲜少有人知晓,冯贤书一家三代人,从铅字印刷时代到全自动印刷时代,跨越七十余载,扎根报纸印刷一线,以质朴匠心守护着昭通纸媒的油墨温度。

### 九旬冯老:铅字熔炉里的拓荒岁月

冯贤书的父亲冯权仲,是冯家与印刷结缘的起点。2023年,原昭通日报社面向社会征集报史馆史料,由冯贤书引路,征集人员在昭阳区太平街道的村落后见到了时年91岁的冯权仲。老人身形清瘦,谈起20世纪50年代的印刷往事,记忆依旧清晰鲜活。

彼时,昭通日报社位于文澜街,编好的稿件统一送往建国街的昭通地区印刷厂印制,一墙之隔便是李氏支祠。当年厂里生意兴旺,除印制本地报纸外,还承印《毛泽东选集》



冯文星在新的印刷车间忙碌。



老印刷设备。

等各类书刊,全厂依靠老式铅印轮转机作业,工序繁重,条件艰苦。

冯权仲20世纪50年代初进入该厂,先是担任铸字工,后转至排版岗。铸字要将铅锭熔成滚烫的铅水,灌注进各式铜字模中,炙热难耐且步骤烦琐;排版更是考验耐心,一旦文稿校对出错,就要在密密麻麻的字库中翻找铅字替换,遇上生僻字,还得拼接多个字模才能成型。车间常年铅尘弥漫,昼夜赶工是常态,老一辈印刷工人就靠着一双手,撑起一方纸墨天地。

20世纪90年代初,国企改革浪潮席卷而来,原地区印刷厂业务被拆分转移,厂房闲置,老工人们陆续分流、退休。冯权仲也告别了相伴半生的铅印机,冯家的印刷接力棒,交到了儿子冯贤书手中。

### 冯贤书:半生劳碌,一人包揽全厂事务

受父亲影响,1987年,冯贤书进入原昭通地区印刷厂,成为临时工。后续报社印刷厂筹建招工,他主动报名留下,一干便是数十年,从青涩“小冯”熬成人人熟知的“冯老师”。

彼时厂里的主力设备是一台2005年产的高斯印报机,超期服役10余年,零部件损耗严重,设备原厂早已停产配件。厂长只能奔走全国各地同类型印刷厂找寻零件,才勉强维持设备运转,这台老旧机器,维系着全厂10余名工人的生计。

每天天还没亮,冯贤书便准时到岗。印刷流水线高速运转时,他的工作是将印好的报纸逐份叠齐、捆扎,每1000份捆成一垛,等候运报车送往邮局。每日印刷结束后,他都会细致擦拭机器轮轴附着的油墨,像呵护孩子一般爱惜设备。

单位人手紧缺,本分踏实的冯贤书主动揽下所有杂活:中午扛着厚厚的一摞报纸,手握整栋办公楼钥匙,从一楼到五楼、从主楼到附楼,挨个给各部室分发报刊,即使同事不在也会开门将报刊摆放妥当;值班室看门、烧开水、厂区保洁,样样不落。他靠着多份零碎活计补贴家用,妻子也经他介绍,在报社做起临时保洁,夫妻二人常年守在值班室,单位但凡有什么大事、小事,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总是冯贤书。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大家早已习惯了开

门见报的日常。直到派送工作取消,大家才猛然发觉,这份触手可及的便利,背后是冯贤书数十年风雨无阻的付出。岁月流转,当年的小冯已青丝染白,他大半辈子扎根印刷后勤,守着油墨与纸张,从未抱怨过半分辛劳。

### 青年冯文星:接过自动化印刷的接力棒

冯家三代与报社的缘分,并未因冯贤书退休而中断,儿子冯文星接过了印刷的接力棒。

走出校门后,冯文星迟迟没有稳定的工作,2019年进入印刷厂见习,学习操作印刷设备。冯贤书多次和厂领导沟通,希望儿子能传承印刷技艺。恰逢昭通全威印务有限责任公司改制,老一辈工人陆续退休,车间急需新鲜血液。冯文星性格忠厚内敛,延续了祖辈踏实肯干的优良品质,掌握印刷设备操作,经考核合格后正式入职。

公司完成技术革新后,淘汰了故障频发的老旧高斯印报机,全新的全自动北人印报机搭配折页机投入使用。当年冯贤书手动叠报、捆报的工序,被机器自动化替代,印刷效率大幅提升,版面质量显著改善。冯文星也从辅助学徒稳步成长,成为独当一面的机长,亲手操控现代化印刷设备。

从爷爷手工铸铅排版,到父亲手动捆报、养护机器,再到青年冯文星操作全自动印报机,印刷设备的迭代,既见证了昭通纸媒行业的变迁,也串联起冯家三代人的坚守。

### 一纸传薪火,平凡人书写不凡坚守

如今,新媒体、人工智能席卷传媒行业,传统纸媒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报纸的未来尚无定论。可在昭通,冯权仲、冯贤书、冯文星一家三代,跨越七十余载时光,他们的人生,与一张报纸的命运紧紧交织。

从铅水熔炉到全自动机械,从伏案排版到中控操作,时代在变,印刷设备在更新,不变的是冯家代代相传的踏实、勤恳与坚守。没有惊天动地的功绩,没有耀眼夺目的光环,祖孙三代扎根印刷车间,伴着淡淡油墨香,用日复一日的平凡劳作,守护着地方纸媒的方寸版面。

一张报纸,三代坚守。在日新月异的新媒体时代,这份跨越七十余载的纸墨传承,藏着最动人的质朴匠心。

地处滇东北群山深处、金沙江畔的永善县莲峰镇,曾是清代滇铜北运的核心枢纽。一方石碑,刻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碑文所记不是歌功颂德,而是一场刀刀向内的改革。

清雍正改土归流后,滇铜成为供给京师铸币的战略物资,永善铜运古道日渐繁忙。云南境内铜厂众多,京铜采办成了地方首要政务。这本是利国利民之业,但经年累积的官场陋习根深蒂固,各级官吏层层盘剥炉户,铜厂日渐衰败,民众困顿不堪。

至乾隆中期,矿务弊病已积重难返。永善大小铜厂沿金沙江两岸分布,开采初期矿藏丰富、收益可观,炉户尚能承受衙门摊派。历经数十年开采,浅层矿脉枯竭,深挖成本陡增,官府下发的工本银仅能勉强维持生产,各级官吏却依旧沿袭旧例:从省府官员的长随,到府县的文书差吏,再到驻厂的管事差役,皆借登记造册、申领银两之机收取堂费、门包,少则几两纹银,多则数十两。厂官领到国库拨银后,又私下克扣损耗,压低铜料收购价格,银两经多层截留,落到炉户手中不足半数。砂丁工钱、采矿工具、柴炭物料皆无偿购置,铜厂亏空成为常态,不少炉户负债累累,濒临破产。

贪腐链条的核心症结,是盘踞省城的官员长随。这类人久居府城,勾连官员内眷与州县书吏,结成稳固的牟利网络,借收发公文、审批领银之机肆意勒索。炉户稍有抵触,便被借故搁置批文、百般刁难,工本银迟迟无法下发。此前厂员朱一深检举贪腐一案,已暴露积弊之深。户部、云贵督抚虽多次下令禁止,奈何官场串通一气,阳奉阴违,陋规屡禁不止。若不彻底整顿,京师铸钱所需滇铜便会面临断供,金沙江沿岸百姓也将无以为生。

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五月,治理迎来转机。户部批复云南巡抚整顿矿务奏疏,乾隆帝谕令全省严查:盘踞省城的官员长随一律抓捕遣送原籍;扣押文书的书吏差役,纵容索贿的官吏全部革职治罪;明令禁止州县官员派长随常驻省城,纵容者一体追责。

谕旨传至永善,时任知县李发源身兼安抚百姓、管理铜厂、安定地方三重重任,第一时间落地推行新政。他做了一个不同寻常的选择——勒碑纪事。纸质告示张贴于墙外,受风吹日晒极易毁损,李发源将法令镌刻于石碑之上,昭告全境铜厂、文武官员、差役与全体炉户。碑文完整誊录户部咨文、皇帝谕旨、督抚通行政令,逐条列明铜厂各类盘剥手段,颁布本县刚性管束条例:凡经手铜斤、发放工本银者必须清廉自持,严禁家仆书吏收受陋规、盘剥炉民,违令者在职官员革职查办,差役当堂严惩,绝不姑息。

此碑的价值远超一纸告示。它修正了一个长期的时间

## 莲峰碑刻藏往事

刘仁善

谬误——过去学界据《清实录》零散记载,多认定李发源自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后才接管永善铜政,而碑文落款清晰载明“乾隆三十七年永善知县李发源撰”,以实物佐证他早已全面主持县政。立碑后数年间,李发源持续督办京铜采买与江道转运事宜,乾隆四十年(1775年)又主持重修莲峰文庙、大兴文教。一边整治矿务安定民生,一边推崇儒学以正乡风,文武并举,勾勒出一名边疆知县完整的施政轨迹。

原碑早已损毁灭失,所幸碑文全文完整收录于1995年版《永善县志》。数百字碑记全无铺陈修饰,字字写尽底层民众生存疾苦与地方官革除陋习的坚定决心。乾隆中期,滇铜充盈国库,多数官吏默许甚至依附潜规则,李发源却借朝廷整顿之机,立碑定规,以法护民,主动斩断压榨炉户的利益链条。

这不是被动执行上级政令,而是一个扎根滇东北边地的流官对边疆百姓真切的体恤与担当。碑石虽毁,文字长存。透过质朴的碑文,仍能窥见当年莲峰群山、金沙江沿岸的真实民生图景:一边是朝廷铸币刚需与逐利不休的官吏差役,一边是开山挖矿、饱受盘剥的底层炉民。百年旧事可鉴为官本心,这篇禁规碑文也成为永善乡土文史中兼具矿业史与吏治史双重研究价值的珍贵史料。

昭阳区大局街:

## 千米老街藏着昭通往事

杜恩亮 文/图

1992年,我家迁居到大局街。起初只当它是一条平平无奇的老街,后来才知,这条长度仅千米的巷子是省级历史文化街区,每一块石板下都藏着一段不该被遗忘的往事。

从辕门口出发,沿着建国街走过钟鼓楼下的石阶,远远便能望见八角亭的楼阁。沿途杂货铺、素饭馆、老式民居次第排布。行至十字路口向东转,大局街便映入眼帘,李氏支祠静立在前方,像一位沉默的老者,守着这条街的来路。

走进大局街,两侧多是老木板房和土基瓦房,粉白的墙上贴着红色对联。没有市区的喧嚣,只有门口晒太阳的老人偶尔传来说笑声,摩托车从巷口驶过,小猫在门前慵懒地伸着腰。偶尔有小孩从紧锁的院门里传出嬉闹声,花盆里的绿植正不紧不慢地生长。天气好时,老人们搬着凳子坐在门口择菜、做针

线、聊家长里短——这就是大局街最寻常也最动人的日常。

街名“大局”,其实与清代官署有关。大局街原名武备街,曾是清代守备署驻地。街上最醒目的建筑当数李氏支祠,建于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融合湖广官式风格,兼具祠堂与会馆功能。这座古建筑的背后,藏着昭通昔日西南首富李耀庭的传奇人生。他靠一根扁担起家,挑过山货、盐巴、矿石、朱提银,一步步积攒起偌大家业。每逢饥荒之年,李耀庭都会在昭通城东门支起数十口大锅施粥,百姓将这片施粥之地称为“稀饭场”。如今,修缮后的李氏支祠对外开放,梁柱间仍留存着一个家族与一座城市的记忆。

不远处的彭勤故居,是一个普通院落,门前石阶陈旧,墙边杂草丛生,却记录着一代武人的光辉岁月。1899年,彭勤出生于昭阳区青

岗岭回族彝族乡,后创立彭家拳。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台儿庄战役禹王山阻击战中,团长牺牲后他出任代理团长,曾手携两名伤员越过日军坦克阵地,日军误以为天降神兵。其弟彭天达在这场战役中牺牲。战后他因伤返回昭通,人们尊称他为“彭师长”,他还发起修建了至今仍在使用的靖安大桥。

街口曾有一位杨医生,参加过台儿庄战役,后考入云南省中医学校,退休后在大局街坐诊行医。遇到家境贫寒的患者求诊,他常常免费为其诊治。这条街上,还居住过几位参加过台儿庄战役的老兵,他们都已消散在历史烟云中,但其姓名和故事,始终留在街坊的记忆深处。

大隐于市,用来形容大局街再合适不过。千米老街,不长,却承载着家族兴衰、家国往事和一整条街的人间烟火。



李氏先庙碑。



游客在李氏家祠一隅。



大局街墙绘。